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春明夢餘錄卷五十九至六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七百十 史部

春明夢餘録卷五十九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欽天監二

觀象臺

觀象臺在城東南隅臺上有渾天儀如世所圖璇璣皆鑄銅為器四柱以銅龍架而懸之又有簡儀狀相似而省十之七止周圍數道而已玉衡亦以銅為之如尺而首尾皆曲有二孔對孔直窺以候中星又有銅球左右

轉旋以象天體以方函盛之函四周作二十八宿真形南面有正統御銘臺下小室有量天尺鑄銅人有捧尺北面室穴其頂以候日中測景之長短冬至後可得一丈七尺夏至後可得二尺中為紫微殿殿傍有銅壺滴漏其簡儀乃耶律楚材製

周禮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

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别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叙事

吳澂曰天星天文星度也步占之法以星為主故曰天星十有二辰經天左旋常度不移不足以見吉凶惟日月五星行乎十二辰之次緯天左旋而日有薄蝕暈珥之變月有盈虧朓朒之變五星有盈縮圜角之變故總言日月星辰之變動變動即

所謂還也順則為吉逆則為凶二者相參變矣星
土十二土也合而言之曰九州星土之書雖無可
攷然十二國之分野載諸傳記灾祥所應亦皆可
證若昭十年有星出於婺女鄭裨竈曰今兹歲在
顓頊之墟姜氏任氏實守其地此元枵為齊之分
星而青州之星土也昭三十二年吳伐越晉史墨
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釋者曰歲在星紀
此星紀為越之分星而揚州之星土也昭元年鄭

子産曰成王滅唐而封叔虞焉故參為晉星實沈為參神此實沈為晉之分星而并州之星土也襄九年晉士弱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此大火為宋之分星而豫州之星土也昭十七年星孛及漢申須曰漢水祥也衛顓頊之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此娵訾為衛之分星而冀州之星土也鄭語周史曰楚重黎之後也黎為高辛氏火正此鶉尾為楚之分星而荆州

之星土也爾雅曰析木為津釋者謂天漢之津梁為燕此析木為燕之分星而幽州之星土也以至周之鶉火秦之鶉首趙之大梁魯之降婁無非以其州之星土而為其國之分星以星土而占災祥其應有可徵矣歲星在木則水為相之類五星順度為祥流逆失度為妖襄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而淫于元枵是謂蛇乘龍梓慎以為宋鄭必饑則言其所屬以為周楚所惡則言其所衝其歲星乖次

之應乎歲在星紀而吴伐越史墨謂不及四十年
越其有吴乎以歲星十二年一周存亡之數不過
三紀非歲星順次之應乎以類求之則歲星太歲
皆可參决妖祥之事物色也視日旁雲氣之色左
氏所謂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占法青為蟲赤為
兵荒白為喪荒黄為豐黒為水既言辨吉凶水旱
又言降豐荒之祲象蓋水旱之降為荒年荒年之
降為豐年其序如此十二風者艮為條風從大吕

太蔟之律兌為閶闔風從南呂之律乾為不周風從無射應鐘之律坎為廣莫風從黃鐘之律所謂八風從律是也又法于緹室之中因逐月管入律地之淺深月氣至則葭灰飛以此察天地之和氣然左氏載師曠歌北風又歌南風而知晉楚之勝負妖祥之應可决於此乖則異別則離此天地之不和而為妖祥也故命之使知所趨避上文五事即救政敘事之所從出也政者國之本詔救政於

上則人君修省之道事者有司之常職訪叙事於
下則人臣知警戒之意君臣交修而天降祥矣
星歷總論曰夫天以輕清之氣而運乎上一晝一
夜而過一周其道右行日月五星亦以輕清之氣
而麗乎天日不及一度月不及十三度隨天而左
轉日有中道月有九行日月相推歲凡十二會方
會則月光盡滅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
舒遲先後近一遠二則月斜倚而為弦相與為對

當天之中則月光滿而為望晦朔而日月之行東西同道南北同度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至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為之食日至角牛之方月行青赤之道則為春為夏日至婁井之方月行白黑之道則為秋為冬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日道斂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焉二至之中道齊景正春秋乃分焉日月之光聚而為星中元

為北極上元為太微宫下元為天市垣二十八宿衆星者言乎其經也金木水火土五星者言乎其緯也其曰會者言乎日月星辰之所會也其曰容者言乎星辰之不出太白也其曰主者言乎星辰之出乎太白也金水附日一歲而周天火二歲而周天木十二歲而周天土二十八歲而周天故曰有遲有速北極則出地上三十六度常見而不隱南極則入地下三十六度常隱而不見故曰有伏

有見朝出曰羸夕出曰縮西行曰迷日月同度曰陵不順不逆芒及曰犯妖變曰孛含譽之射示其喜也格澤之生示其怒也執法郎官象其官也明堂靈臺象其物也此其理之精深而存乎物感者也馬融有言上天之理不可測知天之事者惟有璇衡一事則求夫得天之實者惟渾天儀近之矣蓋璇衡之制起於高辛氏而虞舜察之以璿為璣而用以轉動是之謂璣以玉為管而横置其中是

之謂衡璣以定天體衡以齊七曜即今之所謂渾天儀也是故黄帝得之歷起辛夘顓帝得之歷起乙夘歷之所作非渾天不可也青道二出黄道東朱道二出黄道南道之所出非渾天不可也錢藻則以朱黑白而别二家星葛衡則以青白黄而别三家星以考星宿非渾天不可也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則知為壽星自氐五度至尾九度則知為大火而其餘莫不皆然是考躔度非渾天不可也

秦火之後其法蕩然漢洛下閎始經營之鮮于妄人又度量之至耿壽昌始鑄而為之象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也唐李淳風因之而為三重儀在外曰六合其內曰三辰其最內曰四游而一行復益之以黃道儀焉其為論亦密矣靖康之亂儀象歸于金元人襲之而規環不協難復施用於是郭守敬乃創為簡儀仰儀及諸儀表其說以為昔人以管窺天宿度餘分未得其的乃用二線

推測于餘分纖微皆有可攷又當時四方測景之所凡二十有七東極高麗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古人所未為者其法具載元史而儀表至今用之豈天啟文明之治而預生是人以創為一代之器乎

分野之說以中國之九州應上天之十二次丑星紀吳越也子元枵齊也亥娵訾衛也娵訾一名豕韋戌降婁魯也酉大梁趙也申實沈晉也未鶉首

秦也午鶉火周也巳鶉尾楚也辰壽星鄭也夘大火宋也寅析木燕也按晉語云實沈之虛晉人是居周語云歲在鶉火我有周之分野左襄九年商主大火昭元年參為晉星二十八年龍宋鄭之星又曰以害鳥帑周楚惡之則分野之說其來已久然星紀在東北而吳越實在東南魯宋鄭相去甚邇而分為四次且娵訾降婁戌亥之次也而魯衛屬之三家分晉始有趙何以大梁獨屬趙韓魏不

聞漢書地理志分郡國以配諸次其地分或多或少鶉首極多鶉火甚狹徒祖相傳未聞源委於其分野或有妖祥占者多效皆聖哲度知非後人所能測也周官九州分野角亢氐兖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牛女揚州虛危青州室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觜參益州井鬼雍州柳星張三河翼軫荆州

凡五星歲星色青比參左肩熒惑色赤比心大星

鎮星色黄比參右肩太白色白比狼星辰星色黑比奎大星得其常色而應四時則吉變常則凶木與土合為内亂饑與水合為變謀而更事與火合為饑為旱與金合為白衣之會合鬬國有内亂野有破軍為水太白在南歲星在北名曰牝牡年穀大熟太白在北歲星在南其年或有或無火與金合為爍為喪不可舉事用兵從軍為軍憂離之軍却出太白陰分地出其陽偏將戰與土合為憂主

孽卿與水合為北軍用兵舉事大敗一曰火與水合為焠不可舉事用兵土與水合為壅沮不可舉事用兵有覆軍一曰為變謀更事必為旱與木合國饑水與金合為變謀為兵憂木火土金與水鬬皆為戰兵不在外皆為内亂三星合是為驚立絶行其國外内有兵與喪百姓饑乏改立侯王四星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王者奄有四方子孫蕃昌亡德受殃離其國家滅其宗廟百姓離去被

滿四方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五星俱見其年必惡凡五星與列宿相去方寸為犯俱之不去為守兩體俱動而直曰觸離復合合復離曰鬬當東反西曰退芒角相及同舍曰合凡五星東行為順西行曰逆順則疾逆則遲通而率之終於東行不東不西曰留與日相近而不見曰伏伏與日同度曰合凡金水二星行速而不經天自始與日合後行速而先日夕見西方去日前稍遠夕時

欲近南方則漸遲遲極則留留而近日則逆行而合日在於日後晨見東方逆極則留留而後遲遲極去日稍遠旦時欲近南方則速行以近日晨伏於東方復與日合度此五星合見遲疾順逆流行之大端也

凡五星之行古法周天之數 如歲星謂十二年一周天乃約數耳晉灼謂太歲在四仲則行三宿在四季則行二宿故十二年而行周二十八宿其說

亦非夫二十八宿度有廣狹而歲星之行自有盈縮豈得以十二年一周無差忒乎唐一行始言歲星自商周迄春秋季年三百二十餘年而超一次因以為常以春秋亂世則其行速時平則其行遲其説尤迂既乃為後率前率之術以求之則其説自悖矣今紹興歷法歲星每年行一百四十五分是每年行一次之外有餘一分積一百四十四年剰一次矣然則先儒之説安可信乎餘四星之行

固無逆順中間豈無差忒一行不復詳言蓋亦知之矣

堯置閏以定四時舜察璣衡以齊七政唐虞之時歴象已極詳密獨日月之食缺而不講良有深意後世疇人預定視為故然戒省之意蔑如矣薄蝕之說大約云月體無光待日為光日半照即為弦日全照即為望望為日光所照反得奪月光者當日之衝有大如日者謂之闇虛闇虛當月則月必

滅故為月食日奪光應每望常食而有不食者道度異也日月異道有時而交交則相犯故日月逓食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大率一百七十三日有奇而道始一交非交則不相侵犯故朔望不常有食也日月同會道度相交月掩日光故日食日奪月光故月食月食是日光所衝日食

是月光所映故日食常在朔月食常在望也日月之行有南北則食有高下日月之體有疏密則食有偏全其度數晷刻咸可推算又連月食者甚少惟春秋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前書文紀三年十月十一月晦頻食高紀三年十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二十九日而食為太速穀梁莊公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日有食之傳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

註一日一夜合為一日今朔日日始出其有虧傷之處未復故知此是夜食穀梁之說甚異徐邈云夜食則星無光云一云夜食者歷官差其時宋寧宗六年史官言夜食不見是也元旦日食史或有之然未有連歲日食如晉武帝時者咸亨三年春正月庚子朔日有食之四年正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太康七年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八年正月戊申朔日有食之梁普同元年正月乙亥朔大赦改

元丙子日有食之二日食為異或云歷官避元日
食移乙亥為朔耳太清元年正月已亥朔日有食
之則又未必為歷官所移也東漢月二日食者凡
三一云史官不見遼東以聞永樂十一年元旦日
食吕尚書震請賀如常惟儀文簡公智争議不可
上踶其言月食史不書然朔望皆食為變天順五
年十一月朔日食望月食成化十二年十二月朔日
食望月食

魏永安二年十月巳酉日食地下虧從西南角起

宋淳熙十二年九月望太史言月食在夜新歷楊忠輔言月食在晝慶元四年九月朔太史言日食在晝草澤陳大猷言日食且在夜是穀梁傳不獨言日有夜食而月並有晝食也

漏刻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則有長短焉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按乾象歷及諸歷法皆云冬至則晝四十五夜五十五夏至則晝六十五夜

三十五秋分則晝五十五半夜四十四半從春分至於夏至晝漸長增九刻半從夏至至於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於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於春分所加亦如之又於每氣之間加減刻數有多有少其事在於歴術以其算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為率故太史之官立為法定作四十八箭以一年有二十四氣每一氣之間又分為二通率七日強半而易一箭故周年而用箭四十八

也歴言晝夜者以昏明為限馬融王肅注尚書以
為日永則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日短則晝漏
四十刻夜漏六十刻日中宵中則晝夜各五十刻
者以尚書有日出日入之語遂以日見為限尚書
緯謂刻為商鄭作士昏禮目録云日入三商為昏
舉全數以言耳其實日見之前日入之後距昏明
各有二刻半減晝五刻以裨夜故於歴法皆多校
五刻也今欽天監歴日皆用馮王之説而長止於

五十九刻不言六十短止於四十一刻不言四十以見陰陽之妙云

按璣衡之象或謂起於伏羲或謂作於帝嚳或云乃羲和舊制非舜創為也馬融謂上天之體不可測知天之事者惟有璣衡一事而已璣衡即今渾天儀也王蕃之論亦謂儀之制置天梁地平以定天體為四遊以綴赤道者此謂璣也置望筩横簫於儀中以窺七曜之行而知其躔離之次者此謂

衡也若六合儀三辰儀四游儀並列為三重者李淳風所作而黄道儀者一行所增也始張衡祖洛下閎耿壽昌之法别為渾象實輪密室以漏水轉之以合璇璣所加星度則渾象本别為一器唐李淳風梁令瓉祖之始與渾儀並用宋沈括所上渾天儀載在宋史者其為論精密有志於復古儀象者可考也

洪武中與侍臣論日月五星侍臣以蔡氏左旋之

說為對上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蓋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而不動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朕嘗於天清氣爽之夜指一宿以為主太陰居星宿之西相去丈許盡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由此觀之則是右旋此歷家嘗言之蔡氏特儒家之說耳

李日華云北極五星鉤陳六星皆在紫微宮中北極辰也其紐星天之樞也天運無窮三光遞曜而極星不動故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賈逵張衡蔡

邕王蕃陸績皆以北極紐星為樞是不動處也祖暅以儀準候不動處在紐星之末猶一度有餘蓋辰天壤也凡天無星處皆曰辰惟北極紐星為衆動之樞而其末一度有餘適無别星故得驗其不動耳

日影周髀靈憲周官鄭注皆云每千里差一寸何承天云六百里差一寸信都芳云二百五十里差一寸

嘉靖中監正樂護五星聚營室疏臣等預算今年正月五星以次聚營室但太陽臨近當隱伏不見今候其象果然夫數不爽而象暗聚則其降精流氣亦必成祥自古五星之聚莫不有大福大禍惟視人君德政淑慝何如耳占書曰五星之聚是謂改易王者有德受慶子孫蕃昌無德受殃失其國家百姓流亡蓋天道無親福無常至故五星之聚有福有禍無德靡不受禍聚房周祚以昌聚箕齊

桓用覇漢興聚井宋盛聚奎是四者皆當更革之際一福一禍培栽覆傾昭然在德惟天寳聚於尾箕而唐德弗稱旋有祿山之亂唐業遂衰皇上聖德中興五星適聚可不亟圖修德愛養黎元以承此天慶乎簡易寡慾修德之大儉費省財愛民之實伏乞陛下鑒此天數之大克已約躬勵精而實行之使人心悅而天意孚真所謂有德受慶矣臣職司占候竊惟禍福之祥莫大於此至於修德應

天之實非臣等之言所能盡意更乞延訪文武羣
臣博求修德愛民之道而實行之占書又曰天下
兵謀則五星聚於營室凡所以内修外攘以銷邊
疆盜賊之謀者亦何可不加之意也余按嘉靖時
五星聚營室其後改宫殿改郊壇改太廟紛紛制
作海内虛耗此足應之樂監正不以頌而以規可
謂良臣矣
唐白居易司天臺詩司天臺仰觀俯察天人際羲

和死來職事廢官不求賢空取藝昔聞西漢元成間下陵上替謫見天北辰微暗少元色四星煌煌如火赤耀芒動角射三台半見半滅中台拆是時非無太史官眼見心知不敢言明朝趨入明光殿惟奏慶雲壽星見天之時變兩如斯九重天子不得知安用臺高百尺為夫昔人論國家治亂係於言路之通塞李沆為相日以四方水旱盜賊之事奏聞於上自言人主當知四方之艱難區區可以

報國家者此耳卓哉其慮遠矣

附記

郭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中統三年以薦賜見

上都大喜授都水監工部郎中先是太保劉秉忠

以大明歴自遼金承用二百餘年浸以後天議欲

修正而薨至是江左既平上思用其言遂以公與

賛善王公恂南北日官分掌測驗推步於下而忠

宣樞密二張公為之主領裁奏于上復共薦前中

書左丞許公能推明歷理俾參預之公首言歷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相符比量南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公乃盡考其失而移置之既又别圖爽塏以木為重棚創作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為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極儀極辰既位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以

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圓欲合也實難法當以圓求圓作仰儀古有經緯結而不動公則易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公則一之作證理儀表高景虚罔象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察景則難作闚几歷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以上凡十三等又作正方案九表懸正儀座正儀凡四等為四方行測者所用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

益圖日出入永短圖凡五等與上諸儀互相參考
十六年改局為太史院以贊善公為太史令公為
同知太史院事給印章立官府是年奏進儀表式
様公乃對御指陳理致一一周悉公因奏唐一行
開元間令南宫說天下測景書中見者凡十三處
今疆宇比唐尤大若不遠方測驗日月交食分數
時刻不同晝夜長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髙下不
同即日測驗人少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測景上可

其奏遂設監候官十四員分道相繼而出先測得南海北極出地十五度夏至景在表南長一尺一寸六分晝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衡岳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日在表端無景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岳臺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夏至景長一尺四寸八分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和林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至景長三尺二寸四分晝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鐵勒北極出地五十五度夏至景長五

尺一分晝七十刻夜三十刻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景長六尺七寸八分晝八十二刻夜一十八刻繼又測得上都北極出地四十三度少北京北極出地四十二度強益都北極出地三十七度少登州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高麗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西京北極出地四十度少太原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西安府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半強興元北極出地三十三度半強成都北極出地

三十一度半强西涼州北極出地四十度强東平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太大名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京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强陽城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弱揚州北極出地三十三度鄂州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吉州北極出地二十六度半雷州北極出地二十度太瓊州北極出地十九度太十七年新歷告成拜太史令公與太史諸公同上奏曰臣等竊聞帝王之事莫重於歷自黄帝迎日

推策帝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璇璣玉衡以
齊七政爰及三代歴無定法周秦之間閏餘乖次
西漢造三統歴百三十年而後是非始定東漢造
四分歴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二十一年劉
洪造乾象歴始悟月行有遲速又百八十年姜岌
造三紀甲子歴始悟以月食衝檢日宿度所在又
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歴始悟以朔望及弦皆
定大小餘又六十五年祖冲之造大明歴始悟太

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劉焯造皇極歷始悟日行有盈縮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歷頗采舊儀始用定朔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歷以古歷章蔀元首分度不齊始為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三年僧一行造大衍歷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歷

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二百三十六年姚舜
輔造紀元歷始悟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
八十二年歷經七十改其創法者十有三家自是
又百七十四年欽惟聖朝統一六合肇造區夏專
命臣等改治新歷臣等用創造簡儀高表憑其測
到實數所考正者凡七事一曰冬至自丙子年立
冬後依每日測到晷景逐日取對冬至前後日差
同者為準得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後八刻

半又定丁丑夏至在庚子日夜半後七十刻又定

戊寅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後三十三刻已卯冬至

在戊申日夜半後五十七刻半庚辰冬至在癸丑

日夜半後八十一刻半各減大明歴十八刻逺近

相符前後應準二曰歳餘自劉宋大明歴以來凡

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真數者有六用以相距各

得其時合用歳餘今考驗四年相符不差仍自宋

大明壬寅年距至今日八百一十年每歳合得三

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其二十五分為今歴歳餘合用之數三曰日躔用至元丁丑四月癸酉望月食既推求日躔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黄道箕九度有畸仍憑每日測到太陽躔度或憑星測月或憑月測日或逕憑星度測日立術推算起自丁丑正月至己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三十四事皆躔於箕與月食相符四曰月離自丁丑以來至今憑每日測到逐時太陰行度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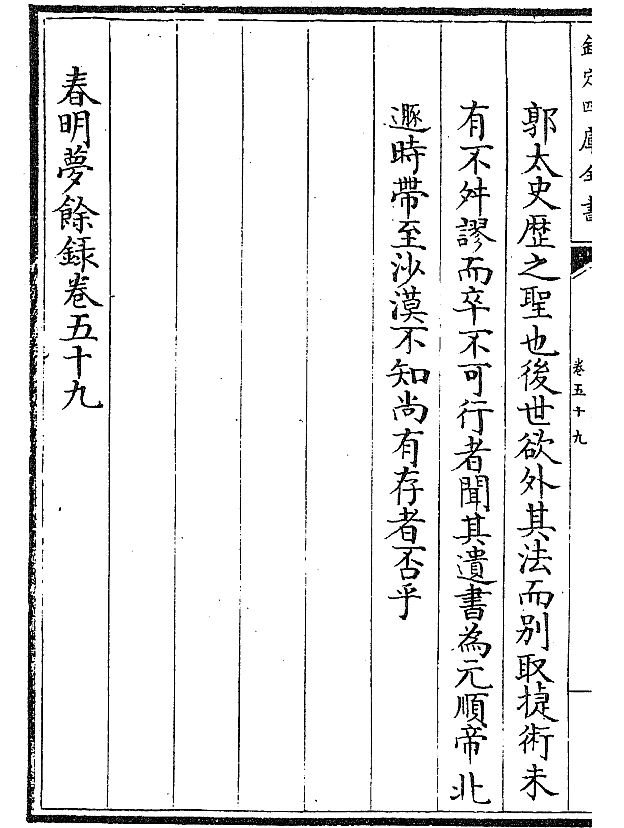
算變從黃道求入轉極遲極疾并平行處前後凡
十三轉計五十一事内除去不真的外有三十事
得大明歷入轉後天又因考驗交食加大明歷三
十刻與天道合五日入交自丁丑五月以來憑每
日測到太陰去極度數比擬黃道去極度得月道
交於黃道共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推求皆有食
分得入時刻與大明所差不多六日二十八宿距
度自漢太初歷以來距度不同互有損益大明歷

則於度下餘分附以太半少皆私意牽就未甞實
測其數今新儀皆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為三十六
分以距線代管窺宿度餘分並依實測不以私意
牽就七曰日出入晝夜刻大明歷日出入晝夜刻
皆據汴京為凖其刻數與大都不同今更以本方
北極出地高下黄道出入内外度立術推求每日
日出入晝夜刻得夏至極長日出寅正二刻日入
戌初二刻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極短日

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永為定式所創法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定氣立為升降限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極差積度比古為密二曰月行遲疾古歴皆用二十八限今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為一限凡析為三百三十六限依垜疊招差求得轉分進退其遲疾度數逐時不同盖前所未有三曰黄赤道差舊法以一百一度相減相乘今依算術勾股弧

矢方圓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差差率與天道實為脗合四曰黄赤道内外度據累年實測内外極度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圓容方直矢接勾股為法求每日去極與所測相符五曰白道赤周舊法黄道變推白道以斜求斜今用立渾比量得月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黄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擬以為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於理為盡十九年太史王公卒時歴雖頒然其推步之

式與夫立成之數尚未有定藁公於是比次篇類整齊分抄裁為推步七卷立成二卷歷擬議藁三卷轉神選擇二卷上中下三歷註式十二卷二十三年繼為太史遂上表奏進又有時候箋注二卷修改源流一卷其測驗書有儀象法式二卷二至晷景考二十卷五星細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新測二十八舍雜座諸星入宿去極一卷新測無名諸星一卷月離考一卷並藏之官歷法至



郭太史歴之聖也後世欲外其法而別取捷術未有不舛謬而卒不可行者聞其遺書為元順帝北遯時帶至沙漠不知尚有存者否乎

春明夢餘録卷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七百十一 史部

春明夢餘録卷六十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鴻臚寺

鴻臚寺在闕東工部之南初置儀侍司為從六品衙門職專朝會賔客吉凶禮之事洪武九年改為殿庭儀禮司設使副承奉鳴贊序班十三年革承奉添設司儀十九年正使為司正副為左右司副三十年始改鴻臚寺陞正四品衙門定設卿左右少卿左右寺丞屬官主

簿司儀司賓署各署丞鳴贊序班等官後又設四裔通事亦隷焉宣德元年四月建公署於京師

周禮有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小行人掌邦國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秦之典客漢之鴻臚皆其職也漢文有大行為鴻臚屬官顔師古曰事之尊重者遣大鴻臚而輕賤者遣行人是已武帝時更名行人為大行令其後事歸鴻臚唐之典客司儀宋之懐遠其名不一然皆鴻臚之事無

復有行人之名矣

春明夢餘録卷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七百十二 史部

春明夢餘錄卷六十一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行人司

行人司在西長安街朝房之西設司正一人司副二人行人二十六人職專使命凡頒行詔勅冊封宗藩撫諭番夷徵聘才賢及賞賜慰問賑濟軍旅祭祀叙差馬凡法司謫戍囚徒送五府者填精微繳内府

張寧題差疏竊惟太祖高皇帝設官定職各有攸

司其在京各衙門郎中主事等官俱有官守不宜一時曠廢所以特設行人以通使命往來自洪武二十七年以前止以承差任使後欲其通達國體不辱君命始專以進士除授任用之意蓋亦重矣爰自定制以來一應合差事件俱屬行人間有别項官員無非一時特旨或因行人不敷故也豈期因襲既久遂以為常今各衙門官員一切指此要求請託苞苴公行有因親舊在任而假途營求者

有因離家日久而枉道回還者有因懶於坐理而託此遊逸者有因有所規避而假此疏釋者求之者不已主之者不辭易於取覔者皆歸之請託難於辦給者必委之行人致使為是官者羣坐無為一籌莫展仍乞再行查考舊制及近令事例遇有事務先儘行人方許差遣別項官員其奉特旨者仍前不拘此例如有請託等項事發一體治罪庶使祖制不違而職有定守官難作弊而人不茍求

矣

洪武十四年諭凡為使臣受命而出四方之所瞻視不可不謹孔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爾等當服膺是言若縱情肆欲假使命而作威福虐害下人為朝廷之辱矣自今或捧制書或奉命出使或催督庶務所在官吏淑慝軍民休戚一一咨訪還日以聞庶不負爾職

春明夢餘錄卷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七百十三 史部

春明夢餘録卷六十二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上林苑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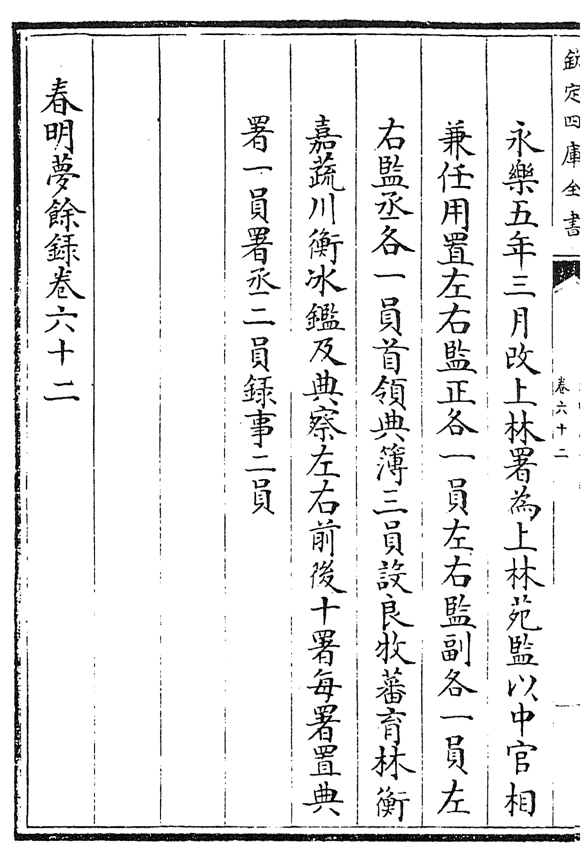
上林苑監在皇城東東江米巷南向洪武中議設上林苑監以妨民業遂止永樂五年間設左右監正左右監副左右監丞典簿所屬良牧蕃育嘉蔬林衡川衡冰鑑典察左右前後十署每署設典署署丞録事洪熙元年止存左監丞典簿餘官不除又以蕃育署帶管良牧川

衡兩署嘉蔬署帶管冰鑑林衡兩署四署人户并四典察署人户俱撥二署暫管宣德十年止存蕃育良牧林衡嘉蔬四署餘皆革後仍設右監丞

上林之設自漢始葢漢武帝元鼎中初置水衡都尉本於虞周山澤之官然實以掌上林苑主上林離宮燕休之處後漢省之併其職於少府一云後漢上林苑有令丞主苑中禽獸頗有人居皆主之唐因隋屬司農亦有令丞掌諸苑囿池沼種蔬果

藏冰之事宋四園苑東曰宜春南曰玉津西曰瓊林北曰瑞聖提舉官無常員元曹後四園苑屬司農

永樂十四年諭凡牧養栽種地東至白河西至西山南至武清北至居庸西南至渾河一應人不許于內圍獵有犯禁者每人罰馬九匹鞍九副鷹九連狗九隻銀一百兩鈔一萬貫仍治罪雖親王勳戚犯者亦同



永樂五年三月改上林署為上林苑監以中官相
兼任用置左右監正各一員左右監副各一員左
右監丞各一員首領典簿三員設良牧蕃育林衡
嘉蔬川衡冰鑑及典察左右前後十署每署置典
署一員署丞二員録事二員
春明夢餘録卷六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七百十四 史部

春明夢餘録卷六十三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錦衣衛

錦衣衛在通政司南本儀鑾司初設拱衛司領校尉隷都督府洪武二年定為親軍都尉府統中左右前後五衛軍士而儀鑾司隷焉十五年罷府及司置錦衣衛統軍與諸衛同所屬有南北鎮撫司十四所隷又有將軍力士校尉人等其職掌直駕侍衛廵察捕緝等事恩功

寄祿無常員恒以都指揮都督統之永樂定都後照例開設雖職事仍舊而任遇漸加視諸衛獨重焉

錦衣衛與在京諸衛即唐人十六衛之遺制凡諸衛親軍皆以番直宿衛執戈戟嚴廵警監門禁而錦衣所掌者乃鹵簿儀仗之事旗手所司者乃旗纛金鼓之物諸衛皆統軍卒而錦衣獨領校尉力士即周之虎賁旅賁也諸軍皆世卒而府軍獨簽幼軍即漢之六郡良家子也諸衛正倅一惟其世

獨錦衣之任則不必世而以能盖御座則夾陛而
立御輦則扶輈以行出警而入蹕承㫖而傳宣皆
在所司而詔獄所寄則又重矣又按錦衣衛本國
初儀鑾司後定為親軍都督府而司隷焉十五年
罷府及司置錦衣親軍指揮使司鎮撫司理衛中
刑名如列衛而兼簡軍匠所謂南鎮撫司也北鎮
撫司本添設專理詔獄成化十四年始給印分司
得直達上下法司覆提領衛事者恒以都指揮都

督或恩功或寄祿掌侍衛之事凡將軍力士校尉
分番護駕直宿巡察凡大朝常駕出入督設鹵簿
儀仗凡皇城四門日夜番直巡察之凡盜賊奸宄
街塗溝渠密緝而時省之凡奉旨鞫獄録囚事與
三司從事凡比試監焉
錦衣典親軍其後寄以詗察之柄體勢日重然本
非尊官也故雖紀綱門達逯杲之寵竒横肆然綱
達不過都指揮僉事杲僅指揮同知而已朱彬自

都指揮岀僉都府方晉横玉正德初指揮髙得材緣從父鳳柄司禮傳陞右都督終以非例於五府帶俸錢寧繼踵此官雖貴盛之極而意猶歉之請以都指揮理事下兵部議曲為詇解遂成不疑沿流至於朱陸極矣今考太保兼少傳者一人陸炳太保兼太子太傅一人朱希孝太子太傅一人劉守有左都督一人錢寧右都督一人陳寅都督同知一人余廕已上皆掌衛督行事官校者也右都

督一人錢安都督同知三人表天章孫鉦楊俊卿

已上同掌衛督捕者也其他恩廕管事左右都督

如麥祥高恕黄浦之類不可勝紀矣

天順成化及弘治初年錦衣指揮門達袁斌朱驥

等提督緝捕每至十年或十一二年方一類奏下

兵部定議陞者不過五七人多止十人賞或以布

絹鈔錠無功者撻而斥之已而有拏獲妖言陞襲

一輩之例於是人競貪功肆行羅織

嘉靖初命兵科給事夏言御史鄭本公兵部主事汪文盛查覈冒濫武職言等上言太祖開天啟運一時翊贊元臣封公者只六人封侯伯者二十八人文皇帝靖難封拜亦不過十餘人慎重名器如此其錦衣一衛額設指揮使一同知二僉事三鎮撫一所千百户各有定員自正統後貴妃尚主公侯中貴子弟多寄禄衛中遞進用事至正德間奄宦擅權貴倖子弟以奏帶冒銜錦衣者尤多大抵

奏帶之數太濫紀驗之次失實武選之法盡壞往往安居長安寄名邉徼今查應革者二千一百九十九員名歲省度支十萬計本兵彭澤覆奏從之然裁革未幾濫授如故至隆慶四年復汰冐濫官旗一千一百十五人然邉功之冐報内侍之傳奉勲戚之陳乞相襲以為故事至以寄廕錦衣加銜五府者尤比比此明政之一蠹也

隆慶中刑科給事中舒化疏朝廷設立廠衛原以

捕盜防奸細非以察百官也駕馭百官乃天子之權而奏劾諸司責在臺諫朝廷自有公論今以暗訪之權歸諸廠衛萬一人非正直事出寃誣是非顛倒殃及善良陛下何由知之且朝廷既憑廠衛廠衛必委之番役此輩貪殘何所不至人心憂危衆目睚眦非盛世所宜有也上命付司知之

崇禎四年五月給事中許國榮論廠衛疏臣以廠衛緝事舊制所載為巨奸大逆偶一行之至變而

為事件則失立法本意而近於告密告密非盛世風也臣請先言其理而徐及其事皇上或以為事件設而天下無遁情臣竊謂天下從此政多隱情皇上或以秘訪所致得於獨聞不知若軍正借此為招摇之榜樣納賄之便門其受皇上重託而冀其不欺者止掌廠掌衛之臣耳勢不得不轉寄耳目於夥長旗番此輩復展轉旁寄豈盡忠肝義膽見利不摇者乎其初亦效小忠小信採幾實事以

取信皇上因而密窺意旨巧示靈驗以震讋通國遂畏之如虎況止有厰衛緝事之人而無緝事厰衛之人彼能顛倒人之是非而人不敢操其是非何憚而不恣所欲為或準賄之有無以繪人之妍媸或因賄之多寡以裝事之輕重皇上之威靈隂為所竊而不覺此臣泛言流弊必至之理也然今日肆毒無忌者不盡在真厰衛而在假充厰衛之人蓋以厰衛二字為破膽之霹靂而奸棍惡少遂

假為嚇詐裝頭敢就所聞錯陳其槩如紬商劉文
斗行貨到京奸棍趙瞎子等口稱廠衛捏指漏稅
down擒于崇文門東小橋廟内因搜其底帳載有鋪
户羅紿所李思懐等十餘家并行拿拷共詐銀二
千餘兩矣長子縣教官推陞縣令忽有數棍擁入
其寓内口稱廠衛指為營幹得來詐銀五百兩矣
菜市口魚行酒舘遵禁罷肆忽有奸棍劉科等口
稱廠衛排其户指有宿醖魚腥各詐錢數十貫矣

山西解官買辦黑鉛照數交足衆棍窺有餘剩在
潞紬鋪内口稱廠衛指䞉官物捉拿王鋪等四家
各詐銀千餘兩矣蘇州顧監生挾數百金為加納
資衆棍窺其愚穉可唉口稱廠衛拿人籍封其資
一閧散矣醫士楊四置買紗絹衆棍疑有積蓄口
稱廠衛因告行提鎖禁碾兒衚衕席捲其槖而後
釋放矣此猶肆詐於城市者也風聞薊門孔道假
偵邊庭往來如織如玉田馬戸項福等先經有四

棍假稱廠衛索騎於前未幾而踵至索騎者復有多人一日之内兩被驛騷窮詰之始知贋鼎則其假詐邊方未經敗露者不知幾何人矣凡此特千百中之一二也至於散在各衙門者藉口密探故露踪跡紀言紀事筆底可操禍福書吏畏其播弄風波不得不醵金陰餌之遂相沿為例而莫可問矣總之真廠衛之壞事廠衛之臣得而懲之唯疑真疑假觸處設阱被害者吞聲飲恨而舉朝又畏

言發禍隨姑俟其自敗臣拚死為皇上陳其大畧
伏乞勑下該衙門益加嚴𢽾此後敢有假冒務置
諸法即有萬不容已之役亦須慎擇而使存緝事
之舊制去事件之苛條俾小民安於里商賈安於
市於皇上平明未必無小補矣
洪武二十年正月焚錦衣衛刑具先是天下官民
有犯者俱命屬法司其有重罪逮至京者或令收
繫錦衣衛審實情詞用事者因以非法凌虐上聞

之怒命焚之

崇禎十一年六月諭提督東司房吳孟明今年火星逆度兩次為災猛烈慘酷深可驚悼夫刑罰所以誅不仁緝訪惟欲得真事苟或誤加善良飾虛為實大犯命官之戒必干天地之和近來人情作奸者固多仇詐者亦不少今後凡有首報事件旗番止許拘人或爾親審叮嚀刑官虛公查覈真者據實叅處誣者即時開釋仍將首報之人反坐示

戒不許徑自拿人私行拷打彼卑官小卒以衙門為活計惟知嗜利鮮有良心是以有錢者賣放無錢者方來呈稟所以真者已不勝其狼狽若誣者即使放去亦人傷財盡矣甚至張冠李戴增少為多或久禁暗處或若打屈服砌成可惡情狀令人一見輙怒此時全憑爾心腹大臣以清嚴作標虛公為準固不可避怨縱奸決不可䟽忽偏聽若事果偶誤縱獄成本上仍應檢舉改正若別衙門偶

有平反亦虛心聽之舊例事多平反原問衙門無罪不必堅持初入之言偏執己見到底護短遂非輕視人命非惟有負任使抑且自損陰功然亦不許因此推諉滋曠溺職戒之戒之特諭

按錦衣衛堂上官每駕出則戎裝帶繡春刀扈從繡春刀極小然非上賜則不敢佩也其校尉皆衣質孫其名仍元舊也元史云國師法王至假法駕半仗以為前導詔省府臺院官以及百司庶府兼

服銀鼠濟蘇此元人禮服後乃為下役之服緝事
番役在唐稱為不良人有不良帥主之即漢之人
誰何也立名甚奇

春明夢餘録卷六十三

春明夢餘錄卷六十四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名蹟一

燕城故蹟見於元人郭囉洛納新文集者一曰黄金臺大悲閣隗臺坊内二曰憫忠閣唐太宗憫征遼士卒而建三曰壽安殿四曰聖安寺寺有金世宗金章宗二朝像五曰大悲閣閣榜虞世南書六曰鐵牛廟七曰雲仙臺金之望月臺八曰長春宫神仙丘處機之居九曰竹

林寺金熙宗駙馬宮也寺僧云一塔無影十曰龍頭觀龍頭懸一牙鐵刻曰建龍元年十一曰粧臺李妃所築今在昭明觀後妃嘗與章宗露坐上曰二人土上坐妃應聲曰一月日邊明十二曰雙塔安禄山史思明所建在憫忠寺前十三曰西華潭金之太液池十四曰白馬廟十五曰萬壽寺寺有許道寧畫屏十六曰玉虛宮

下馬飛放泊即南海子也在城南二十里内有按鷹臺上阜如山岡有海子大小凡三其水四時不竭汪洋若

海永樂十二年增廣其地周圍凡一萬八千六百六十
丈
黃金臺在城東南一十六里又一曰小金臺在府東南
一十五里梁任昉述異記燕王為郭隗築臺今在幽州
燕王故城中土人呼為賢士臺亦謂招賢臺又王隱晉
書段匹磾討石勒屯故燕太子丹黃金臺蓋昭王創臺
於前子丹踵之於後今人知昭王而不知子丹
唐人有題黃金臺詩云燕昭北築黃金臺四方豪

傑乗風来秦家燒書殺儒客肘腋之間千里隔去
年八月幽州道昭王墓前哭秋草今年五月咸陽
闕秦家城外悲河山河上闕頭車馬路殘日青烟
五陵樹此詩最佳見元人玉堂嘉話
展臺在京西南與碣石宫俱燕昭王展賢之地
華陽臺在京西南涿州境舊傳燕丹與樊將軍置酒華
陽館出美人竒馬即此處東南有督沆陂則燕丹使荆
軻賫地圖以獻秦者其地沃美故秦皇使人求之舊有

亭遺址高丈餘周七十步土人掘其處上多古瓦礫金錢云

風俗通曰沆漭也言乎淫淫漭漭無涯際也劉向別録云督沆燕膏腴地也南有池廣三頃其形如月名曰月池形勝志云右碣石左督沆流水經其前後有林麓陂池之利

紅心堤在寶坻東南濵海秦始皇築又有城名秦城在縣南十里亦始皇築唐李益有詩惆悵秦城送獨歸薊

門烟樹遠依依秋空莫射南來鴈縱遣來春更北飛
雀臺在固安縣南地名韓寨乃秦李牧將臺
樓桑在涿州東南為漢昭烈故里有桑高十丈亭亭如
樓昭烈為兒時與宗兒戲桑下指謂帝王羽葆也桑側
有昭烈古廟唐乾寧中建又其東北數里張桓侯之故
居在焉漢盧侍中植故宅在涿州東十五里盧家灤
按盧氏為燕中巨族代有令聞侍中植史稱其剛
毅有大節師馬融通古今官至尚書時董卓凌虐

朝廷議欲廢立植獨抗議不同卓將誅之議郎彭伯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卓乃止免植官遂隱於上谷其子毓以學行見稱仕魏以黄門侍郎左遷典農校尉遷安平廣平太守所在有惠化入為侍中擢吏部尚書選舉務先性行而後才藝後封容城侯卒謚成毓之子欽亦為吏部尚書所著詩賦論難數十篇傳世盧諶欽之侄孫也晉司空從事中郎撰祭統註莊子

盧辯周太學博士注大戴禮辯後周舉秀才為太學博士其兄景裕為當時碩儒謂辯曰昔侍中注小戴今汝注大戴庶纂前修矣累遷太子少保凡朝廷憲章乘輿法服金石律吕晷刻渾儀辯皆創制之悉合軌度盧照隣高宗時與王勃楊烱駱賓王以文章齊名有文集元盧摯為翰林學士負詩文名所著有踈齋集其文章宗旨一篇人所傳誦附錄於此大凡作詩須用三百篇與離騷言不關

於世教義不存於比興詩亦徒作夫詩發乎情止
乎禮義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斯得性情之正
古人於此觀風焉賦者古詩之流也前極宏侈之
規後歸簡約之制故班固二都之賦冠絶千古厥
後十數作者倣而倣之蓋詩人之賦必麗以則也
古今文章大家數甚不多見六經不可尚矣戰國
之文反覆善辯孟軻之條暢莊周之竒偉屈原之
清深為大家西漢之文渾厚典雅賈誼之俊健司

馬之雄放為大家三國之文孔明之二表建安諸子之數書而已西晉之文淵明歸去來辭李令伯陳情表王逸少蘭亭叙而已唐之文韓之雅健柳之刻削為大家夫孰不知然古文亦有數漢文司馬相如揚雄名教罪人其文古唐韓文公外元次山近古樊宗師作為苦澁非古宋文章家尤多老歐之雅粹老蘇之蒼勁長蘇之神俊而古作甚不多見蓋清廟明堂謂之古朱門大厦謂之華屋可

謂之古不可太羹元酒謂之古八珍謂之美味可謂之古不可知此者可與言古文之妙矣夫古文以辨而不華質而不俚為高無排句無陳言無贅詞夫記者所以記日月之遠近工費之多寡主佐之姓名叙事如書史法尚書顧命是也叙事之後畧作議論以結之然不可多蓋記者以備不忘也夫叙者次序其語前之說勿施於後後之說勿施於前其語次第不可顛倒故次序其語曰叙尚書

敘毛詩敘古今作序大格樣書敘首言畫卦書契之始次言皇墳帝典三代之書及夫子定書之由又次言秦亡漢興求書之事詩序首言六義之始次言變風變雅之作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碑文惟韓公最高每碑行文言道人人殊面目首尾決不再行蹈襲神道碑碣揭於外行文稍可加詳埋文壙記最宜謹嚴銘字從金一字不汎用善為文者宜如古詩雅頌之作行實之作當取其人平生

忠孝大節其餘小善寸長書法宜畧為人立傳之法亦然跋取古詩狠跋其胡之義犯前則跋其胡跋語不可多多則冗尾語宜峻峭以其不可復加之意說則出自已意橫說竪說其文詳贍抑揚無所不可如韓公師說是也真公編次古文自西漢而下他並不録迄唐惟尊韓公四記柳公遊西山六記而已古文之難亶其然乎

酈亭在涿州南二十里為酈道元故居道元水經注云

鄚亭溝水上承督亢溝歷紫淵東余六世祖樂浪府君自涿之先賢鄉爰宅其陰西帶巨川東歷兹水其水東南流名之為鄚亭溝道元蓋世居於此也道元襲父範永寧侯爵執法清刻治尚威猛歷有能稱好學博覽古圖書所注水經四十卷本志十三卷行世

張華宅在固安縣東北八里猶有一八角井乃其故宅村中今多張姓是其後人固安户冊有曰張華里者萬歷中知縣胡其俊審編次重其姓諱更唱曰賢今則編

張賢里張墓在盧溝東南迴城故基

張侍中所著博物志昔人謂多得之鄉嬛洞中附載其事茂先嘗為建安從事游於洞宮遇一人於途問華曰君讀書幾何華曰華之未讀者二十年內書蓋有之也若二十年外則華固已盡讀之矣其人論議超然華頗內服相與歡甚因共至一處大石中忽然有門引華入數步則别是天地宮室嵯峩引入一室中陳書滿架其人曰此歷代史也

又至一室則曰萬國志也每室各有竒書惟一室屋宇頗髙封識甚嚴有二犬守之華問故答曰此皆玉京紫微金真七瑛丹書紫字諸秘籍指二犬曰此龍也華歴觀諸室書皆漢以前事多所未聞者如三墳九丘檮杌春秋亦皆在焉華心樂之欲債住數十日其人笑曰君癡矣此豈可債地耶即命小童送出華問地名曰嫏嬛福地也華甫出門忽然自閉華回視之但見雜草藤蘿繞石而生石

上咨嗟亦合初無縫隙撫石徘徊久之望石下拜
而去又按博物志四百卷武帝嫌其冗命刪為十
卷即於御前賜青鐵硯麟角筆側理紙萬番茂先
學識為當代所推其所著博物志王者視之若河
圖大訓意必有三代之制作聖賢之謨訓非止於
奇聞異見也今之所行薈撮淺説必非華舊蓋晉
室東遷五車遭阨秘書所藏盡為烏有華志寧獨
存耶隋史載在經籍志者當時已指為贗書其在

於今又惡知其果同隋氏本否也

晉室梁趙之亂首執張華華曰式乾之議諫事具存可覆按也収者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已而收及石崇崇曰奴輩利吾家財爾収者曰知財為禍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於是並被害

聚燕臺在釆育東南二十里有埠高丈廣三四十尺曰聚燕臺歲秋社燕辭巢日京畿城村燕必各將其成雛數千百聚此臺呪喃竟二日然後分翔而去

采育乃古安次縣采魏里也明初為上林苑改名

蕃育署而人仍呼采育合新舊而名之也去都城

七十里其地水木清華最稱勝境

釣魚臺在阜成門外南十里花園村有泉自地湧出金

人王鬱隱居於此築臺垂釣元人丁氏建玉淵亭馬文

友又築飲山婆娑諸亭後為李戚畹别業

披雲樓在京城南舊有題額是金章宗手書上有遠樹

影雖風雨晦明皆見

崇文閣元人建於國學今彛倫堂是其故址

吴澂碑文曰明朝以神武定天下我世祖皇帝以武之不可偏尚也廣延四方耆碩之彦與共謀議遂能裨贊皇猷修舉百度文治駸駸興焉中統間命儒臣教胄子至元間備監學官成宗皇帝光紹祖烈相臣哈喇哈遜欽承上意作孔子廟於京師御史臺言胄子之教寄寓官舍隘陋非宜奏請孔廟之西營建國子監學以御史府所貯公帑充其

費逮至仁宗皇帝文治日隆僉謂監學櫝藏經書宜得重屋以度有司復令臺臣辨集其事乃以監學之北構架書閣閣四阿簷三重度以工師之引其崇四常有一尺南北之深六疊有奇東西之廣倍差其深延祐四年夏經始六年冬績成材木瓦甓諸物之直工役飲食之費一皆出御史府雄偉壯麗燦然增監學之輝名其閣曰崇文英宗皇帝誦行典禮賁飾太平文治極盛矣臺臣請勒石崇

文閣下用紀告成之歲月制命詞臣撰文臣澂次當執筆今上皇帝丕纘聖緒動遵世祖成憲於崇儒重道惓惓也泰定元年春誕降俞旨國子監立碑如臺臣所奏臣澂謹録所撰之文以進臣聞若古有訓戡定禍亂曰武經緯天地曰文武之與文各適所用然戡定禍亂用於一時而已經緯天地則亘古今不可無也何也日月星辰天之文也山川草木地之文也人與天地相為經緯則亦與天

地相為長久而可一日無也哉我世祖忽忽用武日不暇給而汲汲崇文惟恐或後此其高識深慮度越百王宏規遠範垂示萬世以為聖子神孫程夫豈常人所能測知葢創業之初非武無以弭亂守成之後非文無以致治武猶毒藥之治病病除即止文猶五穀之養生無時可棄也有文治之君必有文治之臣文治之臣茍非教習之有其素彼亦惘然孰知文之所以為文者故建學以興文教

暢文風涵育其人將與人主共治也斯文也小而修身齊家大而治國平天下言動之儀倫紀之叙事物理義之則禮樂刑政之具凡燦然相接煥然可述皆文也古聖賢用世之文載在方冊不考古人之所以用世不知今日之所以為世用者也然則聖朝之崇文豈虛為是名也哉閣之所度古聖賢之文也立之師使之以是而教設弟子員使之以是而學教之而成學之而能則遊居監學者濟

濟然彬彬然人人閑於言動之儀察於倫紀之叙博通乎事物理義之則詳究乎禮樂刑政之具他日輔翊吾君躋一世文治於堯舜三代之盛由此其選也夫如是其可謂不負聖天子崇文之明命休德已若夫不能潛心方冊真有得於古聖賢之所謂文而涉獵乎淺末炫燿乎葩華曾以是為文乎上之所以為世用者葢不在是臣澂再拜稽首而獻頌曰皇元肇興於赫厥聲天戈所指如雷如

霆聖賢繼承六合混一威命遠加丕冒出日神謨
英畧敷遺後人征誅以義持守以仁既成武功大
闡文治遵道隆儒勸學講藝京師首善教冑設官
孔廟巍巍四方來觀執法之臣職務糾慝爰矢嘉
謨稱我文德於廟之西黌舍翬飛於黌之北傑閣
雲齊其閣伊何有經有史廣采旁羅有集有子昔
在中古郁郁乎文式克至今用宏茲責詵詵多士
被服聖術鳳翥鸞翔虎炳豹蔚維身之章維國之

光臣扶盛化上躋虞唐民物阜蕃禮樂明備允顯

崇文昌運萬世

望京館在城東北五十里孫侯村遼建為南北使臣宿息餞飲之所宋王曾上契丹事曰出燕京北門至望京館即此

金章宗西山八院為遊宴之所其香水院在京山口石碑尚存稍東為清水院今改為大覺寺玉泉山有芙蓉殿基存鹿園在東便門外通惠河邊

瓊花島在禁城西北大液池之陽當蒙古初起時臣服于金其境内有一山石皆玲瓏勢甚秀峭金人望氣者謂此山有王氣謀欲厭勝之使人言欲得此山以鎮壓我土蒙古許之金人乃大發卒鑿掘輦運至幽州城北積累成山因開挑海子栽植花木營搆宫殿以為遊幸之所元人逐金遷汴建都於燕至元四年興築宫城山適在禁中遂賜名萬歲山山上有廣寒殿七間仁智殿則在山半為屋三間山前白玉石橋長二百尺直儀天

殿後殿在太液池中圓坻上十一楹正對萬歲山山之東為靈囿奇獸珍禽在焉車駕幸上都先宴百官於此及明成祖建宮闕益加修治以其在西北又名艮嶽宣廟有艮嶽記先朝盛時海宇恬熙每遇休沐輙賜大臣遊覽

宣德御製廣寒殿記北京之萬歲山在宮城西北隅周廻數里而崇倍之皆奇石積疊以成巍巍乎矗矗乎嶃峭峻削盤廻起伏或陡絶如壑或嵌巖

如屋左右二道宛轉而上步躡屢息乃造其巔而
飛樓複閣廣亭危榭東西拱向瀕仰輝映不可殫
紀最高者為廣寒殿崇棟飛檐金鋪玉砌重丹疊
翠五彩煥焉軼雲霞納日月高明闓爽而北枕居
庸東挹滄海西挾太行嵩岱並立乎前大河横帶
於中俯視江淮一目無際寰中之勝概天下之偉
觀莫加於此矣永樂中朕嘗侍皇祖太宗文皇帝
萬幾之暇燕遊於此從容之頃天顔悦懌指顧山

川而諭朕曰此古軒轅所都而後來趙宋之疆境也宋弗良於行金取而都之金又弗良元取而都之元之後裔不存殷鑒加弗良焉天鑒我太祖高皇帝聖徳命之弔伐用誕安天下天下既定高皇帝念前故都也簡於諸子以命我奠茲一方我惟夙夜敬勵不敢怠寧以仰副高皇帝付託之重又顧茲山而諭朕曰此宋之艮嶽也宋之不振以是金不戒而徙於茲元又不戒而加侈焉睹其處思

其人夏書所為儆峻宇彫牆者也逮吾始來就國
汰其侈存其概而時遊焉則未嘗不有儆於中昔
唐九成宫太宗亦因隋之舊去其泰侈而不改作
時資燕游以存監省汝將來有國家天下之任政
務餘閒或一登此則近而思吾之言遠而不忘聖
賢之明訓國家生民無窮之福矣朕拜稽受命無
時或忘書不云乎皇祖有訓詩不云乎儀刑文王
朕嗣位以来凡事天愛民一體皇祖之心敬而行

之洞洞屬屬罔間夙夜比登茲山顧視殿宇歲久
而陁遂命工修葺永念皇祖儼如在上敬以所授
大訓筆而勒諸樂石既以自省亦以昭示我子孫
於億萬年宣德八年四月丁亥記
瓊花島據舊志謂金人取於蒙古境內者宣廟謂
即宋之艮嶽金人徙之於此其石靈秀異常當以
宣廟之記為確
楊士奇遊西苑序宣德八年四月二十六日上以

在廷文武之臣日勤職事不遑暇逸特勅公侯伯師傅六卿文學侍從遊西苑以息勞暢倦於是成國公臣勇豐城伯臣賢新建伯臣玉少師臣義少傅臣士奇臣榮尚書臣璡臣濙臣中侍郎臣驥少詹事臣英臣直侍讀學士臣時勉臣習禮拜命以行時少保臣淮來自退休承命偕行凡十有五人又勅中官導自西安門入聽乘輿馬及太液池而步太監臣誠奉宣聖旨命徧歷周覽從容勿亟於

是誠導之循太液之東而南行觀新作圓殿返而
觀改作之清暑殿臣誠為勇等言二殿皆皇上奉
侍皇太后宴遊之所也臣勇等仰瞻殿庭周廡規
制高明繕作精密凡所以供奉之具潔清鮮好靡
不悉備俯而思惟皇上之聖孝皇太后之盛福皆
古今鮮有遂拜稽首歡呼萬歲乃降而登萬歲山
至廣寒殿而仁智介福延和三殿及瀛洲方壺玉
虹金露之亭咸得徧造是日天宇澄明纖塵不作

引而四望山川之壯麗草木之芳華飛走潛躍各隨其性萬象畢陳胸次豁然心曠神怡百慮皆淨信天造之佳境而人生之甚適也已而中官傳奉上命賜黄封之酒御厨之珍咸醉而歸又拜命方爵數行時久未雨忽雲陰東来微雨沾席倉庚如簧和鳴不已衆益以喜相與引滿勸酬盡醉而出

韓雍賜遊西苑記天順三年夏四月六日賜公卿大臣以次遊西苑是日早朝退召見文華殿賜宴

殿之西廡而出遂由西華門而西可百歩許入西

苑門即太液池之東南岸也池廣數百頃維時時

雨初霽旭日始昇池之上烟霏蒼莽蒲荻叢茂水

禽飛鳴遊戲於其間隔岸林樹陰森蒼翠可愛心

目為之開明迺折北循岸而行可二三里至椒園

園内行殿在叢樹中殿之北有釣魚臺南有金魚

池水清澈可鑑一茶而出又北行可三四里至圓

殿觀燈之所也殿臺臨池環以雲城中官旋開門

以入歷階而登殿之基與睥睨平古松數株高參
天衆皆仰視時則晴雲翳空炎光不流暖風徐來
花香襲人衆皆倚睥睨而窺其西以舟作浮橋横
亘池面北則萬歲山在焉又茶而出北渡石橋以
登兹山山在池之中磊石為之高數千仞廣可容
萬人山之麓以石為門為垣門之内稍高有小殿
環殿奇峯怪石萬狀悉有名卉嘉木争妍競秀琴
臺棋局石牀翠屏之類分布森列峯有最竒者名

翠雲上刻御製詩琴臺上横郭公磚擊之皆鏗鏗有聲遂沿西陂北上有虎洞吕公洞仙人菴又上有延和有瀛洲有金露皆殿名瀛洲之西湯池之後有萬丈井其深不可測由金露折而東上絶頂則廣寒殿也高廣明靚四壁雕彩雲累萬結砌而成觀畢復出徘徊周覽則都城萬雉烟火萬家市廛官府僧寺浮圖之高傑者舉集目前近而太液晴波天光雲影上下流動遠而西山居庸叠翠西

北帶以白雲東而山海南而中原皆一望無際誠
天下之竒觀也久之東下至玉虹又下而南至方
壺至介福皆與延和諸殿相對峙而方壺瀛洲則
左右廣寒而竒特者也路逕縈紆基臺閣岩洞之屬
不能具覽又下至山之東麓過石橋復折北循岸
數百步至九間殿門外繫五六小舟稍北有船房
苫龍船其中又北行數里至北閘上横小亭釣竿
數十綫餌具備埀之清流嘉魚粉集又茶而起沿

池之北岸而西西盡復折而南有蓄水禽之所二
相去數里皆編竹如窗下通活水啟扉以觀鳥皆
翔鳴又南至浮橋西圓殿對岸也有公所太監延
入坐供以湯餅復出而南數里至小教塲觀勇士
習御馬又西南至小山子名賽蓬萊入其門有殿
殿前一大池中通石橋東西二小閣立水中橋南
有娑羅樹人所罕見殿之後復有三殿其階益上
益高至絶頂則與萬歲山坤艮相望絶頂下至第

三殿之前蓄水作機瞰其下有水簾洞洞之中作金龍決其水下而觀之連珠掩洞形稱其名龍口中亦噴水水皆從前殿基下陰渠之內過而至於其殿之前鑿石為曲渠復作龍頭於其西水至出龍口旋繞而東可以流觴者衆坐玩久之太監劉摘新杏分啗諸人人各摘竒花插於鬢又一茶乃循故道出東南行數里至小石橋橋上有亭過而上崇坡為南臺臺之中有行殿殿之南門外臨流

作小軒衆皆坐息軒中少頃太監遣人邀入殿之東廡赴所賜宴叙坐以位器什貴重品味豐潔太監諭旨歡飲中官庖臣循環獻酬酒既芳洌杯復連引既久衆酣醉遂趨出太監亦皆出至橋亭追余與姚侍郎等數人還坐亭中復諭勸且曰諸君宜知此因復酌數巨觥予輩遂大醉折北出西苑門從吏扶掖以歸已晡時矣

李賢賜遊西苑記天順己卯首夏月吉日上命中

貴人引賢與吏部尚書王翺數人遊西苑明年亦如之又明年亦如之初入苑門即臨太液池蒲葦盈水際如劒戟叢立芰荷翠潔清目可愛循池東岸北行榆柳杏桃草色鋪岸如茵花香襲人行百歩許至椒園松檜蒼翠果樹分羅中有圓殿金碧掩映四面豁敞曰崇智南有小池金魚作陣遊戲其中西有小亭臨水芳木匝之曰翫芳又北行至圓城自兩腋洞門而升上有古松三株枝幹槎枒

形狀偃蹇如龍奮爪拏空突兀天表前有花樹數品香氣極清中有圓殿巍然高聳曰承光北望山峯嶙峋崒嵂俯瞰池波蕩漾澄澈而山水之間千姿萬態莫不呈奇獻秀於几窗之前西有長橋跨池下過石橋而北山曰萬歲怪石參差為門三自東西而入有殿倚山左右立石為峯以次對峙四圍皆石贔屓䶦齶蘚葑蔓絡佳木異草上偃旁綴樛葛薈翳兩腋疊石為磴崎嶇折轉而上巖洞非

一山畔並列三殿中曰仁智左曰介福右曰延和至其頂有殿當中棟宇宏偉簷楹翬飛髙插於層霄之上殿内清虛寒氣逼人雖盛夏亭午暑氣不到殊覺曠蕩瀟爽與人境隔異曰廣寒左右四亭在各峯之頂曰方壺瀛洲玉虹金露其中可跂而息前崖後壁夾道而入壁間四孔以縱觀覽而宫闕峥嶸風景佳麗宛如圖畫下過東橋轉峯而北有殿臨池曰凝和二亭臨水曰擁翠飛香北至艮

隅見池之源云是西山玉泉逶迤而來流入宫墻分派入池西至乾隅有殿用草曰太素殿後草亭畫松竹梅于上曰歲寒門左有軒臨水曰遠趣軒前草亭曰會景循池西岸南行有屋數連池水通焉以育禽鳥有亭臨水曰映輝又南行數里許有殿臨池曰迎翠有亭臨水曰澄波東望山峯倒蘸於太液波光之中黛色嵐光可掬可挹烟靄雲濤朝暮萬狀又西南有小山子遠望鬱然日光横照

紫翠重疊至則有殿倚山山下有洞洞上石岩横列竅孔泉出迸流而下曰水簾其淙散激射最為可翫水聲泠泠然潛入石池龍昂其首口中噴出復潛繞殿前為流觴曲水左右危石盤折為徑山畔有殿翼然至其頂一室正中四面簾櫳欄檻之外竒峯回互茂樹環擁異花瑶草莫可名狀下轉山前一殿深静高爽殿前石橋隱若虹起極其精巧左右有沼沼中有臺臺外古木叢髙百鳥翔集

鳴聲上下至於南臺林木陰森過橋而南有殿面
水曰昭和門外有亭臨岸沙鷗水禽如在鏡中遊
覽至此而止大官珍饌極其醉飽以歸夫一張一
弛文武之道賜遊西苑有弛之意焉然張可久而
弛不可多以歲計之弛纔一日則又未嘗不致謹
也於是乎記
長春宮即今之白雲觀元以居真人丘處機之處真人
登州人年十九辭家學道遼金俱聘之不至青吉斯皇

帝手詔致聘真人乃至行在所延問至道對以節慾保
躬天道惡殺治尚無為之理命史書冊詔居大都太極
宮賜號曰長春年八十卒其徒葬於處順堂之後
楊士奇郊遊紀永樂癸卯二月時彥習禮光世約
予公暇郊遊十一日昧爽朝退各以暇告獨時彥
未有暇予三人并邀學夔恂如與俱出平則門望
天王寺白雲觀在城西南五六里將馳赴之是日
天氣清朗風埃不作西北諸峯奇秀畢露恂如曰

何為舍此也於是習禮一騎獨先而西四人從之
金山玉泉五華諸峯駢立天際而霞彩映射如屏
風疊峙金碧輝煥又濯濯如翠芙蕖使人應接不
暇按轡行七八里乃折而南涉小磵稍東而彌望
皆麥始萌道傍居民咸蒔蔬為業溝塍畦畛甚整
比十數畦則置井及桔槔蔬不一品或秀或蘖生
意皆津津駐馬觀之稍前度石橋入土城望白雲
觀可一里土城者遼金故城也獨西北一隅遺址

間存亦間有可登眺者然不及登徑趨觀中道衆皆已出唯兩童子迎客入坐西軒汲井泉瀹茗觀右舊有長春宫蓋元以居丘處機真人而觀則真人退休之所也當時塑像尚存其神爽清澈凝静簡遠翛然神仙人也像之下其遺骨葬焉行視長春故址甚閎壯而殿堂門廡兵後悉毁尋范德機所咏門前流水亦無復有但隱隱見一渠已湮為行路而傍近民競畚壊甓曳斷礎治耕其中因以

感夫興壊盛衰之理恒相因而世之務祈佛老以
冀免於壊與衰者不可鑒於此乎還坐東軒靜幽
明爽俗迹所不至出所携具以飲兩童子侍客益
恭爵數行一童歌以佐酒歌詞皆古道人遺世離
俗之意客亦欣然以樂也習禮曰樂必有詩遂取
陳伯玉白玉仙臺古丹邱别望遥之句為韻各賦
二詩酒罷出南行一里至天王寺寺宇亦敞有臺
頗高在殿後遂升臺汎覽都畿山川之勝其北崇

山大嶺緜亘重疊東環大海西挾太行其南百里則軒轅之舊都而俯視江淮如在階圻之下者壯哉乎京師天之所啟也又念東南數千里皆平曠沃壤使民悉得耕桑其間而無天時人事之虞上可以裨國計下可以紓遠近供餽之勞也衆四顧喜不已降而觀於浮圖之址問僧此寺所刱始不能言也僧指其南廢丘隆然而峙者曰此遼之蕭太后粧臺也問唐太宗憫忠閣故址指其南三里

所而今漫減為平蕪之墟矣則相與歎曰遼人不能以禮率家而恣婦人之欲如此無足怪太宗以葢世英武而勤遠畧葢至此而悔心之萌惻隱之不能已也豈非仁明之主哉顧其遺跡已泯沒後之人欲一見而不得豈不可以為太息也哉夫北京據天下之最勝也自余至三閱歲矣未嘗得斯須之暇以縱覽國門之外間歲一載隨衆出北門者以公事迫促又隆冬盛寒風沙眯目數十步外

無所見則與未嘗至者何異也故仕守職而有得於一日之暇幸也暇而得馳意於遊觀又幸也遊而得偕其同志於所可玩可感可樂無不有焉幸之尤也余三歲而始一得其尤幸者不可不記故歸而悉記之

梁潛遊長春宮詩序長春宮在北京城西南十里金故城中白雲觀之西也元方士丘真人者與其徒嘗居於此當是時琳宮祕宇儗於王者今其宮

既毀獨其遺址之存據平陸巍然以髙登而覽之
猶足以盡夫都邑之勝葢其東則都城臺闕府庫
之壯榮光佳氣輝然燭乎天表其南則曠然原陸
而薊門髙丘之間荒臺遺沼之可見者皆昔者遼
與金所甞經營其間者也其西則西山之崖雄峻
拔出而蒼翠紺碧之色隱然烟霞之中其北則連
山崔巍雄闗壯峙凡仕於朝與居於城中者葢未
甞知唯閒暇登覽於此而後得之也是時皇上親

御六師於陰山大漠之北故凡居守侍從之臣皆優遊無事遂相與遊焉既周覽而樂之因又以知夫國郡之壯且險誠天府之固也葢都城西北諸山皆起自太行綿亘屬於居庸出榆關碣石至遼以東而後止豈天之所以限中外而安華夏者固在此耶然自五代至宋三四百年之間遞為遼金割據其禍害終宋世有不能免者及元之興又百年然後聖明受命山川盡入版圖其民既安養生

息熙然以樂夫太平之治而上方振耀神武於窮
荒萬里之外於乎其為生民社稷久遠之慮者蓋
深矣詩曰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又曰不懈於位民
之攸塈此言人君能振作綱紀勤勞於其上而臣
民賴之以安也由是觀之今吾二三人得以恬然
嬉遊於此者其誰之力邪誠使在夫五代與宋之
際雖欲側足其間以竊窺夫山川城郭之壯其又
可得邪夫士君子歡娛盛美之事多在於太平之

日而能託之歌詠則有以傳之永久況元之諸賢若虞公邵菴袁公伯畏皆嘗臨眺而賦詠焉因以其所分韻蓬萊山在何處為韻各賦六首同時而賦者翰林侍講鄒君仲熙曾君子棨修撰王君時彥王君行儉刑部主事周君恂如其一人則予也六人之作見於辭者各不同而其志氣則皆可謂盛矣既相與錄而藏之因為之序後之人得而讀之尚能想見夫今日之盛也哉

萬柳園元人廉希憲別墅在城西南為最勝之地

輟耕錄云野雲廉公一日於中置酒招盧疎齋趙松雪同飲時歌兒劉氏名解語花者左手折荷右手執盃歌小聖樂侑酒趙公喜即席賦詩云萬柳堂前數畝池平鋪雲錦蓋漣漪主人自有滄洲趣遊女仍歌白雪詞手把荷花來勸酒步隨芳草去尋詩誰知咫尺京城外便有無窮萬里思小聖樂乃元遺山所製俗名驟雨打新荷者是也

廉公為元初偉人世祖嘗令受帝師戒希憲曰臣已受孔子戒矣元主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希憲嘗病篤或言須砂糖作飲時最艱得其弟求阿哈瑪特得二斤以遺之希憲屏之曰吾終不以奸人所遺愈疾也世祖聞之特賜三斤

廉公丁母憂親率族行古喪禮勺飲不入口者三日慟則嘔血不能起寢卧草土廬於墓傍宰執以

憂制未定欲極力起之相與詣廬聞號慟聲竟不

忍言

匏瓜亭趙參謀別墅

劉靜修贈詩匏瓜隕自天中涵太虛氣造物全其

真世人苦其味雖得終天年惜坐無用器伊誰窮

混沌大朴分為二一供顔淵樂一為許由棄顔有

聖人依許逢堯舜治天下非其責行藏適自遂秋

色髙箕山春風滿洙泗後來鼎鐺徒誰知兩瓢貴

寥寥千載間復墮無用地神物終有歸至人可重
值偉哉子趙子獨兼許顏義匏瓜集大成高亭挹
空翠感君亭上名發我思聖喟人知聖人言孰有
聖人志聖人心如天何時無生意時無不可為人
無不可致吾道苟寸施吾民獨寸庇堅白自有持
磨湼豈吾累豈不欲無言恐與匏瓜類仲子誠火
野强直無再思聖人進退間歷歷生私議請觀欲
往心豈與乘桴異我生學聖人棲棲形寤寐窮年

憂道喪漫自中腸沸君才當有爲自以無用置我
才當無用自以有爲覬物性雖有殊我心良可媿
願君志我志才志庶相利使君名我名名實亦相
位留彼匏中酒供我浩歌醉行當取其種移來易
川植

玩芳亭元栗院使別墅亭多花卉一時文人騷客來遊
賞者多有題詠王士熙詩每憶城南路曾來好畫亭闌
花經雨白野竹入雲青波影浮春砌山光撲畫扃褰衣

對蘿薜涼月照人醒

遂初堂元詹事張九思别業繞堂花竹水石之勝甲於

都城

今右安門外西南泉源湧出為草橋河接連豐臺

為京師養花之所元人廉左丞之萬柳園趙參謀

之匏瓜亭栗院使之玩芳亭張九思之遂初堂皆

在於此余遊祖氏園中有古舊池臺云是元人舊

蹟然無從考其為何氏故園也

垂綸亭元學士宋本故居在都城之西

表楄題其亭曰漢滔流兮日傾東滄浪兮泠泠蹇一士兮沈冥垂芒鍼兮不屑以罾明玕兮貝宮朱柯蔚兮青葱魚戢鱗以為衛兮龍騰章以屏氣謝娟嬛之嘗巧兮口垂沫以縱恣吾寧養之以歲年兮寶秘鬱而不宣豈直鉤以違衆兮守釣道之自然時至而迅舉兮匪荒幻之詭誘保貞志以遂初兮考銘言於耆叟時俗耿其莫同兮永願託依夫

前聖之所究自跋云宋誠夫都中人楠與南宮考士得其文健美不置後果為進士第一垂綸亭足以見其雅志云

按宋本字誠夫世家大都從父官江陵江陵王奎文精性命義理之學本質所得造詣日深年四十始還燕至治元年以進士第一人及第官至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經筵性高抗不屈持論堅正制行純白不可干以私篤於朋友之誼尤以植立

斯文自任所著有至治集其弟聚官翰林直學士
著燕石集
宋誠夫有燕都詩四首為人傳誦附錄於此拋却
漁竿滄海邊拂衣來看九重天畫闌九陌橋如月
綠影千門樹似烟南國佳人王幼玉中朝才子杜
樊川紫雲樓上如澠酒孤負春風二十年　繡錯
繁華徧九衢上林辭賦漢西都朱門細婢金條脫
紫禁材官玉鹿盧萬里星辰開上界四朝冠蓋翊

皇圖東鄰白面生紈綺笑殺揚雄卧一區 盧溝曉月墮蒼烟十二門開日色鮮海上神山無弱水人間平地有鈎天寶幢珠珞瞿曇寺豪竹哀絲瑇瑁筵春雨如膏三萬里盡將嵩呼祝堯年 形勢全燕擁地靈梯航萬國走王城狗屠已仕明天子牛相寧知別太平元武鈎陳騰王氣白麟赤鴈入新聲近來朝報多如雨不見河南召賈生

飛泉亭在五華山西北有泉自山畔湧出建亭於上以

翼之泉水東南流逾尋丈許伏而不見至玉泉山址湧

出盎玉泉之源也

南野亭前臨澗水繞亭多花卉元虞集詩門外烟塵接

帝扃坐中春色自幽亭雲横北極知天近日轉東華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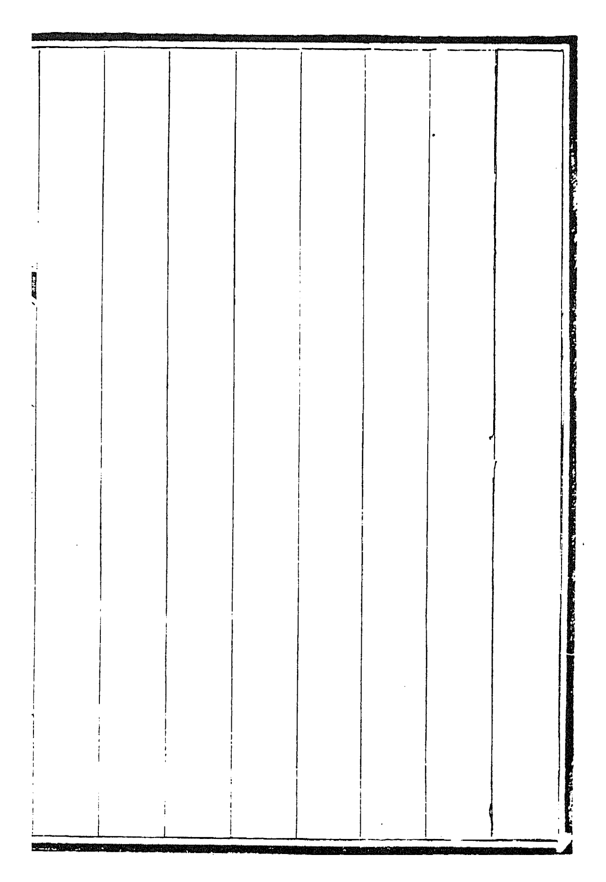
地靈前澗魚遊留客釣上林鶯囀把杯聽莫嗟韋曲花

無賴留檀終南雨後青

潄芳亭在齊化門外道士吴閑閑全節所建燕地未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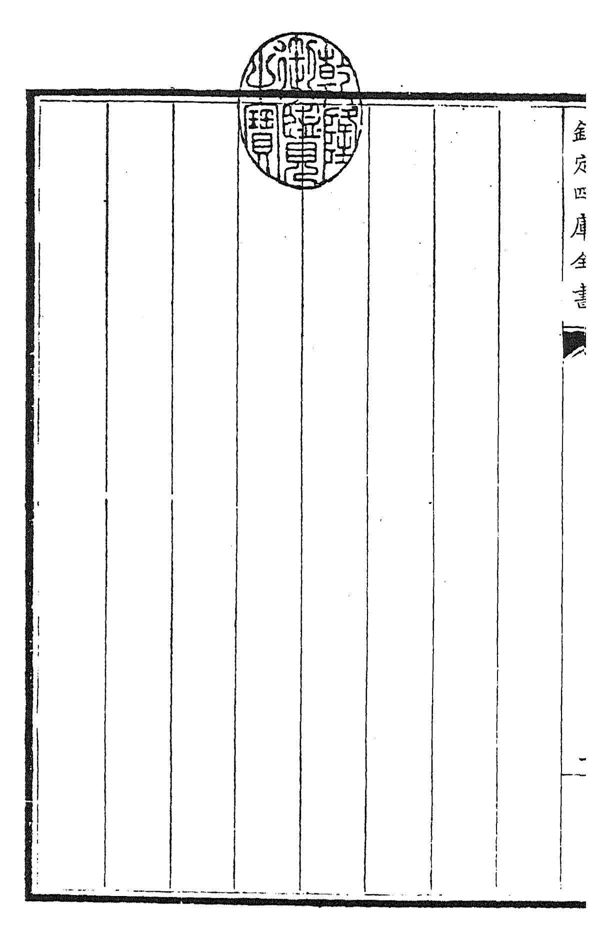
梅花吴從江南移至作亭以覆之張伯雨賦詩有風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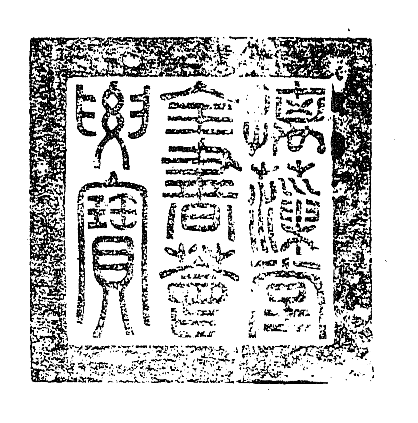
不憚五千里將身跳入神仙壺之句時袁學士伯長謝
博士敬德馬御史伯庸吳助教養浩虞修撰伯生皆和
之
元人董宇定杏花園在上東門外植杏千餘株
至順辛未王用亨與華陰楊廷鎮高安張質夫蕭
陽陳衆仲讌集是日風氣清美飛英時至巾袖杯
盤之上皆有詩虞集為之記周伯琦揭傒斯歐陽
玄和其詩京師一時盛傳



春明夢餘録卷六十四

謹案卷六十四第一頁前四行郭囉洛納新舊作葛邏禄迺賢今改　二十五頁前八行青吉斯舊作成吉思今改


欽定四庫全書
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録監生臣許溶